

進階 新聞寫作

理論、分析與範例

彭家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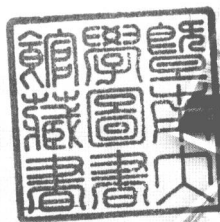
G712.2
20104

港台書

進階 新聞寫作

理論、分析與範例

彭家發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進階新聞寫作：理論、分析與範例／彭家發
著．——初版．——臺北市：五南，2008.0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1-5106-9 (平裝)

1.新聞寫作

895

97001005



1ZAH

進階新聞寫作： 理論、分析與範例

作 者 — 彭家發 (278.2)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龐君豪

主 編 — 陳念祖

責任編輯 — 李敏華

封面設計 — 童安安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市中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8年2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520元



躑躅新聞學術專業的彭家發同學

2007年深秋的一天夜晚，一如往常，外子的書稿凌亂的攤在飯桌上，他忙碌的著作最後的校訂工作；我則累得癱在沙發上，一旁電視機開著「作陪」。在廣告的空檔，他忽然有意無意的問了一句，「媽咪都替爸爸寫序，你要不要替我寫一篇？」

三十四年的婚姻生活，我懂得這句話不能以玩笑視之。一來，新聞學與寫作的書他出了二十多本，這是他專業著作的封刀之作；其次，對於他的著作，由撰稿到出版我這個為妻的不但沒有幫甚麼忙，最常聽到的埋怨（有分為真）是「你都不看我的書」。再不把握這個機會，再不給面子可就不只是「七出」之罪了。

其實說沒看（完）他的書我也有委屈。外子由1982年開始在政治大學新聞系任教，包括編、譯、寫的新聞學或新聞寫作的書籍，陸陸續續幾乎每年都有出版，還不提他的每一本著作都引經據典，沒有數十萬字不能歇筆。同事間開玩笑，都說如果彭家發矮一點，他就「著作等身」了。要作忠實讀者，追趕這樣的出版速度與數量，難呀。

埋怨歸埋怨，我們夫婦在讀書的時候是同學，畢業之後多次同事，這麼多年來看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毅力。在這個教育寓於娛樂的年代，寫書是個徹頭徹尾孤獨的志業；不談名成利就，辛苦的成果很可能落得堆積在倉庫裡的命運。有幾次他打開出版社寄來的結算單，掉出來的不是支票，而是幾頁連張郵票（因為版稅數額過低之故也）。但是這

些「成績」好像總不會讓他洩氣，每到夜晚，我們家的胖夜貓子又點起一盞孤燈，繼續奮筆疾書。

我與外子雖然同在新聞傳播教育界，但兩人專長正好分屬這個領域的兩個面向：傳播理論與新聞實務。2007年初，他由政大退休赴香港擔任中文大學兼任教職，大家都以為他就此封筆。不料四月間他說，要留在香港把書寫完才回台。「新聞寫作」這個題目他已經出了八、九本書，「還有得寫嗎？」是我興起的第一個問題。沒想到三個月後他真的帶了一疊厚厚的書稿回來。要說這個題目已經被他「寫完」，可能有幾分真實。但是他能夠這樣不斷的寫也不是沒有理由的。近數十年來，新聞與大眾傳播事業受到大環境劇烈變遷——包括台灣解除報禁、普世性商業化、與網路——衝擊，影響所及，無論是寫作的原則或呈現方式都一再受到挑戰，在變與不變之間分寸如何拿捏，專業教育如何面對的問題接踵而至，而這些正是他要處理的主題。

一本書的好壞各人心中一把尺，不過彭家發寫作有兩點是我自認不及的：他閱讀的範圍極廣，古今中外幾乎無所不包；其次他找資料的本事高超，在還沒有網路的時代，他就經常找到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珍貴片段。我們在木柵的家，經常要靠每幾年一次的大淹水，才能把彭家發教授堆積如山的資料徹底清一次。也因為這樣，他在介紹寫作與文本的呈現時，得以借重豐富的資料來作引證與說明。直到現在，徐佳士老師每回見到外子，都要說「彭家發，你的注解比內文還長」。

記憶中，外子寫書曾經是我們家庭的「問題」。有一段時期，我在中正大學任教，由嘉義風塵僕僕回到家中，只見剪報、影印資料與書本攤滿了所有的椅子、茶几、包括飯桌；人沒有地方坐不說，開飯的時候我得請他把飯桌清出一個「洞」，讓我好放碗筷。

現在，他說「這是專書最後一本了」，神情一如封刀的老師傅。新聞寫作的書他不再寫了，但不論他怎麼「聲明」放手不管，我知道新聞專業的品質永遠會是他絮絮叨叨的話題。^{*}

政大新聞系講座教授

汪琪

2007.08.09

書於木柵綠漪山房

^{*} 先父汪公紀先生當年在中風之後，勉力出版了《日本史話》與《法蘭西史話》套書，每一本都由母親任永溫女士幫忙潤飾、校稿、寫序。



網路時代的「新聞寫作」

- 網路時代，部落格主（Blogger）當家——熒幕文本，意到筆到，隨心所欲，但文字表達能力，則往往如俗話說之「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 通俗量報稱霸——它們就是能主宰報導形式，牽著它們的讀者鼻子走。
- 市民新聞學日興，人人皆可為「記者」——只需傳訊工具，不需資歷與訓練。
- 紙本報紙、雜誌閱讀率普世日漸萎縮——地盤已經不穩固，還也文也武地說甚麼新聞寫作？
- 新世代是「電讀」的一代，看印刷媒介（「skim through」；不是讀「read」），不論報紙或雜誌，通常看得馬虎；新一代眼睛，只要五彩繽紛，看印刷品時，也只是見其「大者」：大標題、大字號和大照片——哪管它內容說甚麼？如何報導？是否寫得令他滿意？
- 「笑罵由他人笑罵」的老闆「一切向錢看」，只求刊物有人買——管記者怎麼寫？怎麼處理？管他記者的水準程度，最好是「衆人皆醉我更醉」，「衆人皆濁（俗）我更濁」，管他學院學究們的指指點點，更遑論加強記者專業訓練！
- 在市場機制狂瀉之下，新聞專業「大拍賣」，非（或欠缺）新聞專業訓練的「新聞工作者」，少了專業倫理、道德和規範的顧忌，更能「舒展拳腳」，更能得「錢老闆」青睞，令受新聞專業訓練正規軍，目瞪口呆，自愧不如，對所謂專業要求，「疑慮日深」。蘇東坡曾慨言：「人生識字憂患始」〈石蒼舒醉墨堂〉，媒介人似可套用其涵義說：「我被媒介誤一生」、「黯然消魂者，唯媒介人而已！」當然話說回來，有比較才有進

步，新聞業是一種講表現的行業（The art of performance），一向能者居之，夠水準的「旁聽生」、「插班生」、「非正期班」和其他科系生，都歡迎參與這一行業，灌注生氣。

- 新聞專業教育院校，有些也頂不住四方而來的巨大壓力，而自亂陣腳，加以兼具實務資歷與理論之理想師資難求，講授新聞實務相關課程者，若非有特殊「際遇」，則年度研究成果或難立竿見影。于是，鬻宮之內，棄教新聞實務科目，尤其是新聞採寫之議，時有所聞，已非新鮮之事矣。
- 在網路熱之下，英美新聞傳播著作也在趕潮流，新聞寫作新著日漸式微，參考資料與從前比較，亦已大為不足。

專業新聞工作者的使命

——這樣，這樣，你，彭家發還在白費精神，寫這樣的一本書？是的，天意如此；但本人——一個一生讀新聞專業，做過新聞專業工作，教了二十多年新聞專業，也寫了若干新聞專業專著的人，面對此種專業混淆現象，也有些個人感觸和想法。例如，通俗量報的內容處理、取向和編採寫，可能是歷史性和世界性趨勢，但也應各有不同考慮。拿咱們自己中文報刊來說吧，我其實十分敬佩它們不畏強權、敢批「上大人」逆鱗，為弱勢群體說話的勇氣和做法，經常有「爾我一般」（engage），攪動人心的報導題材；又願砸大錢經營，某些版面編排凸出，查證制度比想象中嚴謹，破舊立新，做起碼的版面民調，重金聘請人氣作家「折筆」寫稿，雖然一切還是「利」字當頭——利潤、利害關係，維護既得利益。不過，仔細想一想，揚言市場導向，市場決定一切，讀者自己會選擇的通俗量報，是否有百利而無一害？倒也未必。例如：

- 按照傳統功能學派所說，大眾傳播原該有教育社會、維護文化功能；而通俗量報口號則是純給讀者娛樂，不是教育（不必說教），過度迎合讀者口味，以致「垃圾」文字一大堆，「殘文自肥」更兼「自身英雄化」，自視「朕」即民意，是民之喉舌，為「民欲」服務。

- 可能破壞新一代對文字閱讀興趣、耐心和習慣，經典與文學巨著在未完全數位化之前，就在他們眼底如老兵之「日漸凋零」（fade away），眼球功用得重新定位。
- 凡「新聞」皆極度商業化，每以八卦、衝突、聳動、誇大、冷血和小題大作是尚，日就月將之下，可能令新一代的認知錯置：以為那些瑣瑣碎碎、真真假假、雞肋型的「新聞」，就是必須關注、得去了解的大事。
- 嚴重挑戰新聞專業教育理念、操守、教程和定義底線，逼令新聞專業教育，漸次遠離新聞實務戰線，為了免撓其鋒，教材只走向工具性、功利性之課題設計，多數學院研究則偏向傳播相關課題，「不食人間煙火」。一種崇高的職業使命，竟被「不良意識」媒介「綁票」了。
- 通俗量報每喜唯我獨尊、霸權地自創方言字，而且一般都因音創（借）字，草率無理，對於文字能力已日見低沈的新一代，其負面影響，較之于其正面、積極影響，焉有東隅、桑榆之幸。

也就是說，傳媒公信力下降，新聞工作者社會聲望大不如前，媒介素養難以提升，與通俗量報作風，實在脫不了關係。更苛責點來說，通俗量報對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負面意義委實大於正面意義——它設報「目的」，只求給讀者「爽一爽」，而讀者得益似亦止于如是。弔詭的是，所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久之，大部分讀者被「請君入甕」，竟也毫不自覺，應了大眾傳媒「麻醉效果」之說。

——這些點點滴滴的感受，是我想將這二十多年教新聞實務專業，尤其是新聞寫作零碎資料和體驗，結集成書的第一個念頭。

當今之世，是個「虛擬帝國」，網路就是王。不過，我以為這個世界上該有兩個制度，一個是當紅的，是人類自己憑聰明才智、累積經驗和科學研究成果所創造出來的制度——就是那個深深影響全人類作息的「虛擬世界」；另一個則是上帝所創造的——人的世界，而在人的世界裡，只要一天有人的社會，就會有傳播行為、有大眾傳播、有大眾傳播制度、有大眾傳播系統機構（如電視台、報館）、有大眾媒介（mass media，如電視節目），

和有大眾閱聽人。虛擬世界應該是有利於人類生活的一隻看不見的手，而不是人類的枷鎖，而只要人類還長眼睛，還維持「看」東西的自然本能，有紙張、有印刷這回事，則縱然有著各種呈現方式和名稱，定義各異，在可見將來，「報紙」還是不會被徹底消除的。

——也是這種想法，促使我以耳順之年，還為這本書爬格子，因為既然認為報業雜誌必將存在，則負責記錄人類活動事蹟，以報紙為載體的新聞報導，也必將存在——縱然其定義、形式和長短繁簡也許與時俱進。

我在大學課室內講授新聞專業，尤其是各種形式類別寫作，例如純淨新聞、特寫、鑽石報導和新派寫作（new journalism）等，比我從事實際新聞寫作時間多得多。在這二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深深體會到如果連新聞科系同學對於新聞報導認識都不深刻，則新聞報導（寫作），豈不日趨沈淪？我一生想看到的質優新聞事業（good journalism），將永成空中樓閣，良心事業成了譁眾取寵的娛樂業、「屠宰業」、「修理業」、「製造業」，梁啟超先生「設報達聰」崇高理念，「轉檣」成了「紙醉金迷」狂想曲。

在這種處於劣勢的新聞教育環境下，我唯一所能做的，就如零七年春末夏初香港特首「選舉」時，所流行的一句話：「I will get the job done.」〔我會做好哩（那）分工〕，不過「job」在我所受的新聞專業教育中，老師們給我的教導是「盡力而為、完成使命、擇其善者而為之，志士之志未以存亡易心」——我（連同內人汪琪教授）視我的教學工作是一項使命，是志業而不單只是賺錢糊口的一分工作。我盡力去攀那座「傳道、授業和解惑」的角色高山，雖然新一代的學生學習新聞專業寫作的熱誠，似已不能同他們的其他方面興趣相比。

為邁入21世紀的「新聞寫作」時代新著拋磚引玉

——我在台灣（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澳門大學）課堂和兩岸四地講習班「傳道」，講微言大義春秋筆，講「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以「三日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民吳芳吉·

〈戊午元旦試筆〉），以及「凡心之未安，誓不下筆」師生同勉。

——爲了「授業」，不用說，任何夫子都一樣，編寫講義，在比較實務專業的期刊上筆耕（例如台灣前時的《新聞鏡》、《報學》，香港電台的《傳媒透視》），更不辭譴陋，撰寫了若干新聞寫作相關著作出版，例如《特寫寫作》（1986），《傳播研究補白》（1988），《新聞文學點線面》（1988），《非虛構寫作疏釋》（1989），《新聞論》（1992），《新聞及寫作講義》（1992），《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譯，1994），《新聞客觀性原理》（1994），《新聞學》（合著，1997），《媒介、媒介人、媒介議題》（2001），《新聞學新論》（合著，2005），和《現代新聞學》（合著，2006）等等。也許，傳統新聞學上所提到的相關寫作類型和寫作方法，都已具體而微的觸及到。

——說到「解惑」，則是我最感失職的地方。因爲從所學、所擁護的理念來說，「已無可用之教材」！也許是變遷得厲害吧，與傳統典型的報紙報導體相比，已找不出典型報導範例，去作爲教學範本（另外，就中文報業而言，更涉及版權與使用權問題），業界，尤其是通俗量報，大都各有各的「風格」，更不用說通俗量報，似乎更不保學院派的觀點和理想，以爲理論滿腹的老學究，只尙清談。更可惜的是，因爲書刊著作，尤其是「實務性」與傳遞思想和經驗心得的書刊，不太列入著作成果裡，學院老師也就惜字如金，而全神貫注于「理論」方面研究，因此，此方面著作，就台灣、香港來說，與其他學科比較，未見蓬勃；縱有新著，書生論事，總各有各觀點，也都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幾乎沒有坐下來，彼此作個意見交流的機會。

1990年，吾師漆敬堯教授，在講授「新聞寫作」32年之後，因爲認爲在「新聞寫作之路」上摸路的人，不能全靠天賦、憑靈感去完成「即興」之作，而得借助前人寫作經驗和章法，作爲學習標竿，因而借用社會科學研究報告撰寫模式，寫成了《「新聞特寫」與「分析新聞稿件」「一、二、三……！」的寫作模式》一書（台灣，正中書局），提出「一氣呵成」、

「正反兩面」和「三種意見並存」的寫作和資料安插模式，而特重在資料銜接和連貫的工夫，很具創意，令人見賢思齊。

基于上述種種因緣，我決定將過去在研究所講授新聞寫作的點滴而零碎的資料，輯集成章，專書出版，希望提供一本較為完整的參考資料，而不必象以往一樣以講義形式派發，待同學們讀過之後，即成「廢紙」一堆，一段時日之後，「廢紙」不見了，溫故無從，則花了一、兩學期所學到的知識，可能就只是「浮光掠影」，學識「基模」(schema)，就建得艱辛了。

本書內容與特點

是以本書內容雖然不時看見歐美新聞寫作概念影子，但與大多傳統教科書不同的是，它游弋于理論和實例之中，時而約化，概念化；時而理論，時而以實例示範；時而聚焦于老生常談（老學究之老生常談，是有所應為而為，是放不下的心念），時而只在「旁敲側擊」，希望讀書創意、靈感就此挑起、湧至。所以本書除了涉及基礎寫作外，更是一本進階式、內容、難度較高的寫作「課本」——是啓迪新聞多元化寫作的「能源庫」，而不是「一鎚定音」的標準化新聞報導「教材」。

本書內容大致包括新聞寫作中的訊息、讀者與訊息結構、新聞文藝性寫作技巧、新聞小說、場景、人物、對白與軼事的示例、圖解（示）新聞企劃與寫作、看歷史寫新聞、新聞的查證、科學名詞的科學觀念、理論寫作中之基模理論與框架理論、文字的清爽與貼切、以及做中學（習作）等等。

本書有一個特點（缺點）——就是文言文參考、研讀資料稍多，之所以如此做之原因有四：一、是配合內文資料所需，這是講任何中文寫作所不能規避的；二、避開版權問題；三、加深本書「中國」特色，提高新一代讀古籍文言文能力；以及四、訓練新一代文字精、簡和準確。因為現時既已到了網路時代，網路書寫要求簡短精準，而就中文而言，能訓練文筆簡短精準的，就有多讀文言文名著一途。其實文無新舊、體有古今，本書所採用的雖是「文言文」，但大都平易易讀，且當中文本範例，絕大部分是本人中學

時的讀材，應無生澀文字。如果讀者對於這些文言文真的「讀不下去」了，大可跳開不讀，照樣可以讀「通」本書的，職是之故，本書未敢名之為「新聞文學」或「中文傳意」。

至于採訪部分，因為從實務的角度來說，實有三大難度，即矩度、尺度和角度。矩度是採訪者個性與採訪對象間互動關係——一見如故，做起來談何容易；尺度則關乎人生閱歷、年齡之大小，亦不易達成；至於角度，雖則可以透過學習而掌握若干分寸，但採訪高度愈難就愈視乎記者個人的訓練、體驗、經驗、人脈、準備、機遇、配置、機會、名聲、服務單位的支援和配合，甚至受社會氛圍和環境狀況影響，如同如何問得好問題一樣，是另一門高深學問，不是本書「主打」內容。

捍衛新聞寫作

2007年仲夏，剛過六十虛度，已是新聞專業教育的「前朝遺老」，香港若干「獨家發售」的弟子為我舉行介壽餐聚，論資排輩，可以得出范中流（資深傳媒人）、鄧永雄（正文出版社董事）、唐瑞芯（時任職九鐵）、謝傲霜（氣質女作家）和賴美玲（時任職《明報》）成為一個家族線，各人成就有目共睹。我不忘勉勵他們我功夫師傅教我的「尊親尊師尊教訓 學仁學義學功夫」。「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朱元璋〈率師征陳友諒至瀟湘所寫〉），期待江山代有人才出，「然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誓為民族作先鋒」（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系歌）。以教授終一生之業的我，雖曰誤人子弟久矣，但尚能以清自守，固然，有時也難免有清朝時以教私塾終其一生的李壁瑜酸腐：「傷心夜雨蕉窗點半盞寒燈替諸生改之乎者也 回首秋風桂院贖一枝禿筆為舉家謀柴米油鹽」！

本書構想發軔之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擬列為教科書編撰計畫十三本叢書之一，而今本書完成，就當是叢書刊行之第一冊吧。女高足唐瑞芯女士自動請纓為本書打初稿，忍受我「記者字跡」的「折磨」，實

在令我感動。因替台灣國立空中大學寫第一本《新聞學》而相識的鄭素雯女士，更慨然答應為本書作編纂工作，免我案牘勞形，真真謝謝她。

1992年，我出平生第七本新聞學著作——《新聞論》時，女兒肇華剛在台灣讀完國（初）中，由妻伴著她遠赴新西蘭上高級中學（F.5），因為不知道她能否適應，曾不經意地把焦慮之情，溢于序上。可幸她往後一切尚稱順利，而今已完成IT MBA學位，在美國北卡上班去了。一瞬間，妻子亦快邁向還曆之年，感謝她給了我一個安定的家，讓我可以率性地隨意寫我想寫的東西，而不必為家累分神。

2007年初，為台灣國立空中大學完成了《現代新聞學》一書後，深感「愁腸已斷無由醉」（范仲淹〈御街行〉），故在跋中說，「朱弦已為佳人絕 此心吾與白鷗盟」（〈黃庭堅·登快閣〉集句）——表示「告老歸田」的時間已到，以後不會再寫新聞學同類的書籍。同樣，本書完成後，我也將不再寫新聞寫作相關的書了；「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臨江仙〉），蓋固亦知「古人有困而修德 窮而著書」（曾國藩書齋下聯），但畢竟「六書隨世換英雄未免筆難投」（〈彭剛直題倉頡廟聯句〉）。

如果行有餘力，我或許動筆整理一本已蒐集了多年資料、一向是第二興趣之所在的「字書」，為行將「淡色」的正體漢字，在向大陸簡體字「禪讓」之前，留些「活口」。又或者戲筆寫一本《浮生餘夢》「自娛」，以誌二戰後那近半世紀目睹的世情變化虛實，以及本身所經歷之艱辛歲月。

本人對「本字」、「正字」論，向感興趣，從本書所用文字，隱約可以看到本人之觀點、角度與堅持。想提一提是，新聞報導之「導」，該用「道」、抑或「導」？爭論仍未休兵。使用簡體字的大陸及星馬用「道」，香港、澳門報紙多用「道」，台灣報紙用「導」。

使用「道」的報紙說，初唐詩即有「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之句（轉引自容若《常誤詞語辨正》，頁100），而導則有「指導」之意，新聞報

導要「指導」讀者，豈不是同媒介該守客觀中立之要求，及客觀中立專業意理相違背？

其實，傳播之源起，是人類要獲得營生消息以生存，故而大眾傳播重要任務，首在告知（to inform），使閱聽眾有所依從，而自作打算。從這個觀點去看，幾乎所有新聞都直接、間接地或多或少都帶有指導的涵義。故而用「導」也實在言之成理。何況「道」、「導」古字原來通假，就現代新聞學的觀點來說，「報導」可以解釋為新聞工作者，自定角度和方向，去處理訊息，告知閱聽眾，希望閱聽眾看得下去，藉收傳播效果。另外，本書在台北出版，從眾用「導」，不但理所當然，並且也隱含大眾媒介是「良心事業」，得失寸心，知其寄望，故本書用「導」。

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頁，學院派的傳播學者已從諸如社會學、框架、基模、媒介真實、語言學、論述和文本等視點和理論，去解構新聞、新聞學和新聞寫作，甚至把傳統新聞寫作形式攻擊得「體無完膚」，令實務寫作教學，幾陷于低潮。本書災梨禍棗，是不顧一切，大膽「假設」新聞報導與寫作，依然有典範傳統，有核心的報導模式，強而捍衛新聞寫作大經——希望「自古成功在嘗試」。

因為本書引用「古文」稍多，落筆時神交古人，「以意逆志」，心中更不期然泛起「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的感觸〈漢詩·西北有高樓〉，故藉序言志，此則與劉長卿詩：「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送李中丞歸漢陽別業〉）之同慨也！

本書內容引述，有許多是傳播與新聞學者的研究，有些則是批改學生作業的成果摘要，尤其是有關寫作理論一章，政治大學新聞系同仁陳世敏教授、臧國仁教授和鍾蔚文教授三人巨著，更是本人引述寶藏。所謂「多君妍雅數論心，文字緣同骨肉深，別有樽前揮涕語，英雄遲暮感黃金。」（清·龔自珍〈雜詩〉）。與本人過去成書之頁數相比，本著只是一本「小」書，

雖則「文章體製本天生」（清・張問陶〈論文〉），但箇中內容，恐亦難免「紙上談兵」之哂，其力有未逮之處，尤望大雅先進 惠予賜教為感。

彭家發

2007.07.07

書于香港中文大學

人文館224研究室

C 目錄 Contents

汪序
序

第1章

新聞寫作的前置常識.....	001
第一節 緒論.....	002
第二節 時代媒介的面貌.....	002
第三節 讀者讀報時的心智活動.....	003
第四節 影響新聞處理的看不見的手.....	005
第五節 新聞實務課教新聞寫作，責無旁貸.....	012
第六節 新聞實務教學內容的層次系統.....	013
第七節 最簡單採寫指導原則.....	015

第2章

取「材」祕笈.....	027
第一節 傳統祖宗大法.....	028
第二節 科學的求新聞資訊法.....	031
第三節 蒐集資料的步驟.....	031